

□小小说

此心安处

王同举

你看这片红树林，多壮观。那风儿啊一阵一阵地从海面上卷过来，林子得了信儿，就哗啦啦地回应，对山歌一般呢。这浪啊一层一层涌上来，又退下去，把海里的螺啊鱼啊都抱上来。你就这么光着脚板溜一圈，弯个腰，一把把的螺，一条条的鱼儿，那叫一个鲜啊。

你再看看我养的那些海鸭，只只都是精精神神的，下蛋也勤。往鸭群中间那么一站，感觉就像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够威风吧。

林伯跟我谈起红树林，谈起他的海鸭养殖场，嗓门扯得老大，小眼睛亮晶晶地闪，眉毛就往上扬，那股得意劲。

但凡林伯跟我说起红树林和他的海鸭，都是和他儿子阿成吵架了。自打阿成在市区安了家娶了媳妇，这爷俩之间的争吵就时有发生。争吵之后，爷俩就分头找我诉苦。一头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阿成，一头是我爹的死党加族兄林伯，手心手背哪不是肉，我能怎样，堵在中间和稀泥呗。往往这稀泥和得不好，两头不是人。

大清早的，还没睡醒，林伯一个

电话打过来：侄，过来陪伯坐坐。

林伯在窝棚门口迎了我，陪我绕着他的领地巡视一番，然后挑了一只肥硕的海鸭宰了，再炒盘生菜，在红树林边上支个桌，三两杯灌下肚，就开始诉说他的养鸭史，还有和儿子的各种争论。

十多年前，林伯在红树林边上搭了一个窝棚，起了一片海围，养起了海鸭。几年下来，林伯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养殖方法。他养殖的海鸭个体肥壮，肉质鲜美，很受欢迎，往往还没养到上市规格，就被附近的几家大酒店订购一空。不仅如此，林伯还担任了这一带海围养殖的义务技术指导，帮扶其他养殖户，成了这一带海鸭养殖户的头。

林伯嘬一小口酒，两眼眯成一条缝，说：侄啊，你说说，我不会下象棋，钓鱼也没那耐性。我就在这红树林边上养几百只海鸭，权当活动活动筋骨，生活上还用不着子女们操心，这有什么不好。担心台风？别小看我那窝棚，可结实了，再说了，还有这片红树林在前边护着呢。

可我兄弟阿成就不那么认为。用阿成的话说，老头就是瞎折腾，一把

年纪的人了，本就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凡事还能有个照应，没事就下下棋，钓钓鱼。就他那破窝棚，也算个家？哪次台风警报不吊着我的心啊。

哪里是家？活得心安的地方就是家呗。说到这，林伯就不再出声了，猛灌一口酒，身子就歪在椅背上，眯了眼，任由无边的海浪声在耳边晃荡。

原本是受了阿成的委托，叫我有机会就劝说林伯回城里享享清福的，可林伯这一通诉说，我哪里还开得了口。临走时，林伯给我揣了两只海鸭，说是给侄媳妇补补身子。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撤了吧，这爷俩的事，我不掺和了。

回家后，甩了一个电话过去：阿成，你托付我办的事，没戏。

电话那头，阿成气得一摔手机：老头两只鸭子就把你收买了，鄙视你，绝交一个月。

我知道，那是气话。果然，一个月时间还没到，阿成很兴奋，巴巴地在电话里跟我报喜：这次好了，政府最近出台政策，说是要加强红树林生态环境保护，我估计啊，第一个就是要彻底清理红树林周边的养殖场。老

头那个养鸭场肯定是办不下去了，这下还不老老实实回到我身边。

没多久，我和一群玩摄影的朋友去红树林采风，拍鸟。摄影活动结束后，想起林伯，就打了一通电话。

约定会面的地点还是那片熟悉的红树林，只是林子周边似乎平静了许多，原先那一片海围已经见不到了，零落在红树林四周的窝棚也没有了。

林伯顺手捻起一把沙子，一阵海风掠过，掌心只留下几粒晶亮的石子。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说：侄，一切都过去了。政府整顿红树林周边养殖场的政策一下来，我就带领这一带养殖户主动拆除海围和窝棚，洗脚上岸，另谋生路去了。

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舍得这个家吗？我问林伯。

林伯眉毛一抖一抖地，笑得很爽朗，说，有什么舍不得，这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家，而是红树林的家，是鸟儿们的家，是我们占了它们的地，心里不安啊，怎能当成自己的家。

看，它们回家了。

顺着林伯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群白色的鸟儿从不远处的海面上斜掠过来，消失在茫茫的红树林里。



落日余晖

江新华 摄

□随 笔

草木生凉夏如诗

郭华悦

旧时的夏日，须得从草木中，寻点清凉。

天气一热，最早开始准备的，就是挂竹帘，铺上竹垫子。向阳处挂上竹帘，挡住热辣辣的阳光，酷热的威力就减了几分。再把床铺和椅子，都铺上竹编的垫子。这么一来，便能从夏日里，偷点清凉。

能向人提供点清凉的，不仅有竹子，还有绿豆和莲子心。有了竹子，身上凉快了；但还得有绿豆和莲子心，这凉快才能由内而外。夏日的午后，煮一锅绿豆汤，加点莲子心，再佐以应季消暑的凉拌菜。整个人，连舌头都是清凉的。

这样的清凉，当然还稍嫌不足。炎炎夏日，还得来一把老蒲扇。旧时的夏日，谁的家里头，没有一排溜过去的老蒲扇？旧时的人家，一栋老房子里住着十几口人，那是常有的。于是，为了做标记，也是煞费苦心。有的蒲扇上，写了名字；有的，则在扇柄处钻个孔，穿了红线，再挂个吊坠。

在家避暑，一手捧凉茶，仰头咕咚饮尽；另一手，拿着蒲扇，轻悠悠扇着。若是外出串门子，也

少不得顺手带一把老蒲扇，边走边聊，边摇着扇子。外出的人归来，一身尘土，连脸庞都晒得红红的，到了家，什么也顾不上，拿起扇子猛地一通狂扇。旧时的夏日，人生百态，但扇子却是不变的标配。

当然，还得有点蚊香。但那时的人家，蚊香也是向草木去要。艾草是首选，晒干后，拧成火绳，在铁盒子里盘上一圈，点燃后就是天然的蚊香。那味道，清冽而带着草木之香，不熏人，还隐隐让屋子里有了一种别样的清香。

能带来清凉的草木，当然还有茶。那时的人家，屋前屋后自家种的土茶树，是挺常见的。采了茶叶，制成茶。到了夏日，泡上一壶茶，外头烈日酷热，心里头却溢满茶香。

扇底生风，草木生凉，这样的夏日也多了几分诗意。而如今，夏日的室内，得益于冷气，而少了酷热的煎熬。但远离了草木的夏日，却也变得千篇一律，少了诗情画意。

□小小说

落 榜 生

朱钟昕

葫芦花的香味儿般很是甜腻。

王剑候地钻出菜园，躬着身，轻手轻脚地紧走几步，贴着篱笆，竖起耳朵，想细听，却又听不到了。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王剑就有些心焦，贴着脚顺着篱笆儿再紧走了几步。

王剑没有听错，是周小敏跟一个男人在说话。

王剑听了一句，就脸红心跳了。他听见周小敏跟那人说：“你走的这些年我都想死你了，你看看，怎么瘦了这么多？”他嗖地钻进了菜园里头。看女人没回来，他又钻了出来，站在菜园边。他绕着菜园看葫芦，葫芦结了两个，青嫩，圆嘟嘟的，真像一对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恋人。稍许，女人还没回来。他又看菊花。两只螳螂正在菊花丛中挥刀对决，看这阵势，不排个你死我活，它俩是不肯罢休的。难不成它俩也是一对情敌？片刻后，女人还是没回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咬咬牙，扯扯嘴角，扑通扑通走得如雷响，虚张声势般地走到菜园门口，干咳了两声，才站到菜园门外。

千真万确，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难道他

就是小武？王剑觉得她俩走得实在太近，几乎是靠在一起了。王剑的心顿时被谁扯了般，使劲地咯噔了一下。不过，这也难怪王剑这么担心，小武可是周小敏的初恋，由于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俩才劳燕分飞的。

“老公，你看这是谁？”周小敏看见了自己男人，老远兴奋地喊着。

姐夫好！”男人也跟着喊。

“你是？”在黄昏中的老王实在辨别不出那个男人的脸。

“他是我弟弟学文。”

“学文！”当王剑听到是学文时，他顿时愣住了。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上了大学那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然而，这个平时成绩名列前茅的乖孩子——周学文高考却落榜了。忍受不了如此般打击的他，从此就精神失常，痴痴癫癫的不见了踪影。

在这寻亲第三年的半路上，老岳父出车祸意外去世了。不到半月，老岳母由于受不了痛失爱子和丈夫的双重打击也郁郁而终，追着老头到天堂享福去了。

□诗 歌

您早，小甸集！

——瞻仰寿县小甸集中共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抒怀

朱 超

东方天际，泛出橘色的晨曦
牛羊的欢叫，划破村庄的静谧
抢农时的乡亲，踩着露珠
奔向一碧如镜的秧田
远远近近的炊烟
冲淡晨雾，袅袅升起
站在村头，宛如画里
我情不自禁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小甸集，一个不大的地方
在地图上，
很难把您的名字寻觅
可是每天，有许多人
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
寻先驱踪迹，受红色教育
临别依依，
无不心怀崇敬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是呵，小甸集，您真得很早
整整一百年前，几位年轻人
就在这里，上演了一幕
石破天惊的活剧

让我们把时光，追溯到1923年
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季
在小甸小学，一间茅草屋内
几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土坯墙上
悬挂着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煤油灯下，一张张青春的面孔
神情肃穆，目光刚毅
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坚定地举起

右拳

铮铮誓言，铿锵有力
不怕牺牲，永不叛党，革命到底

会议庄严宣告
安徽省小甸集特别党支部即日成立
夜幕下的茅草屋啊，缓缓响起《国际

歌》

那雄浑悲壮的旋律——
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啊
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一次高高飘扬在江淮大地
那盏火光摇曳的煤油灯
点燃了第一束，辉映八皖的革命火炬
想到这里
怎能不心潮澎湃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这高高飘扬的第一面红旗，召唤着
不愿做奴隶的劳苦大众在旗下聚集
这油灯点着的火炬啊，迅速燃起燎
原大火
烧红了鄂豫皖辽阔的天宇
瓦肆暴动、六霍起义
大别山下，鲜血染红了英雄的土地
一次又一次，与反动派的殊死搏斗
一次又一次，壮山河泣鬼神的英勇

胜利

武装斗争的火种呵，都源于这里

想到这些

□绝 句

荷花三绝

金传良

咏 荷

万支红笔写向天，无纸落墨红英残。
胸有诗情何处诉，化作莲蓬一盞盏。

赏 荷

怎能不饱含热泪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让我们记住，这些先驱者的名字吧
曹蕴真、薛卓汉、徐梦周、方运炽
他们都是寿县农家子弟
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黄浦江畔，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
从此“忠诚”二字
刻在他们心上，融入他们血液

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啊
他们不畏流血牺牲，不惧肝脑涂地
他们是，漫漫长夜
引吭报晓的雄鸡
他们是，刺破黑暗的闪电
摧毁旧世界的霹雳
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他们的英名，与天地共存
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世纪
想到他们
怎能不满怀深情道一声啊——
您早，小甸集！

今天，先辈的理想
已经变成美好的现实
国家富强，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山川秀丽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啊
四时鲜花争艳，处处欢歌笑语
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啊
打江山的腥风血雨，守江山的笔路

蓝缕

无论走得多远，都要铭记
我们从哪里来，还要朝哪里去

路漫漫其修远兮
未来的任务，依然艰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先辈的夙愿，人民的希冀
今天的共产党人
贵无旁贷，必须肩起

来到英雄故里，凭吊先烈英灵
要用先烈精神啊，把我们的灵魂
洗礼

让我们
探信仰之源，筑理想之基
从先辈身上汲取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

松涛阵阵，大风起兮
仰望着，巍巍高耸的纪念碑
仿佛听见先辈们
穿越时空的殷殷期许
让我们像他们当年那样
举起拳头庄严宣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追求真理，矢志不移
任凭征程上
云诡波谲，风高浪急
新时代共产党人
将劈波斩浪，勇立潮头
高擎红旗
放心吧，先辈们
放心吧，小甸集

暑气蒸腾荷花塘，红妆慵懒任人赏。
柳阴芦苇千重绿，回首一瞥数红装。

荷 蛙

荷池新雨绿连边，荷花初残香未残。
恐将绿衣隐绿叶，青蛙闲坐莲蓬间。

没想到失踪了多年的小舅子不但回来了，而且精神上也恢复了正常，事业也是蒸蒸日上，这真是一个让人喜极而泣的好消息。

后来，在一次酒席中，才在小舅子的讲述中得知，由于他当年精神崩溃，跳河自尽时，被无情的洪水卷到了百里外的下游。也许是他水性好的原因，人奇迹般还有一口气，被人救上岸后就失忆了，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

此后，无家可归的周学文只得四处流浪，以打零工为生。半年后，被一个好心的企业家收留。直到三年后，帅气十足的周学文时来运转，他还被这个企业家的小千金看中，并且以身相许，不多时，他俩就喜得贵子，生活美满而富足。

今年清明，周学文与老岳父一起牵子扫墓，在下山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了个仰面朝天，他的后脑勺被磕在了一个碗口大的石头上，脑袋顿时嗡嗡的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后，记忆的闸门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自己当年跳河落水时的一幕，紧接着，是家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以及父母、姐姐在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就如黑白电影片似的，一寸寸的、一点点的，在脑海中翻滚着，闪现着……时隔多年的周学文，终于懊悔了当年的幼稚和鲁莽。也让他明白了，高考落榜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在这世上，每年不知有多少高考落榜的孩子，只要努力同样能出人头地，活出精彩的人生来。



夏日梯田

于光明 摄